



回望

家人眼中的徐志摩

张幼仪 徐积锴 徐善曾 著



学术顾问 严家炎 荣誉顾问 徐善曾
书系题签 刘再复 主 编 陈志明
编 委 逢金一 韩石山 蒋连根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回望：家人眼中的徐志摩 / 张幼仪，徐积锴，徐善曾著.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392-9765-1

I. ①回… II. ①张… ②徐… ③徐… III. ①徐志摩 (1896-1931)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9368 号

书 名	HUIWANG JIAREN YAN ZHONG DE XUZHIMO 回望——家人眼中的徐志摩
作 者	张幼仪 徐积锴 徐善曾
出 版 者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印张
字 数	10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392-9765-1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向我社调换
联系电话：0791-86710427

赣版权登字-02-2017-52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辑一

- | | | |
|-----|---------|-----|
| 张幼仪 | 我与志摩 | 003 |
| 张幼仪 | 西服难容小脚身 | 021 |

辑二

- | | | |
|-----|------------------|-----|
| 徐积锴 | 谈父亲徐志摩与母亲张幼仪 | 047 |
| 徐积锴 | 我这一生都靠母亲 | 049 |
| 徐积锴 | 致韩石山书信谈父亲徐志摩（四通） | 050 |
| 徐积锴 | 致蒋连根书信谈父亲徐志摩（一通） | 055 |
| 徐积锴 | 致海宁徐志摩研究会电 | 057 |
| 徐积锴 | 《徐志摩全集》前言 | 058 |

辑三

陈志明访问 专访徐善曾：我的祖父徐志摩	063
沈虹 访问 专访徐志摩长孙徐善曾：祖父的诗是 人生经历和个人品质的糅合	101
《嘉兴日报》访问 “想象一下，你有个祖父是 希腊人”	106
徐善曾 谈祖父母，将为徐志摩著传	112
专访徐善曾 祖父一生实在太丰富了	124
徐善曾 我的祖父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128
徐善曾 祖父仍然活在读者心中	130
徐善曾 祖父是一位浪漫主义者	132
徐善曾 关于祖父的“八宝箱”	134
徐善曾 谈高小华画作《徐志摩和他的朋友》	136
徐善曾 谈祖父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位女性	138
徐善曾 谈祖父祖母	142
徐善曾 解读祖父：探寻诗人光环背后的徐志摩	144

徐善曾	给济南徐志摩研究会的贺词	151
徐善曾	2012年在济南徐志摩研讨会上的留言	153
徐善曾	祖父徐志摩：他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复杂	154
徐善曾	给《徐志摩与济南》一书的致辞	158
徐善曾	《徐申如：诗人徐志摩之父》序言	167
徐善曾、逢金一	往返书信谈祖父徐志摩	171

附录

逢金一	异国他乡的深情牵挂 ——徐志摩后人的故事	219
-----	-------------------------	-----



辑一

幼仪与志摩



◀ 1921年，
张幼仪从
中国赴欧
与徐志摩
相聚

● 张幼仪 我与志摩

从刚出生起，徐家人就很溺爱我的儿子徐积锴。他们给他裹上最好的棉布襁褓，一哭就会有佣人或奶妈来安抚他。他第一个玩具是一枚小小象牙雕如意，象征着“如君之意”。他祖父母曾说这唯一的孙子，对他们来说比家财万贯还要宝贝，并用向一百个家庭讨来的钱，专为他造了个小小的铁锁。用一条金链将这种“百家锁”挂在他脖子上，意味着用一百户人家的关爱和祝福“锁

住”徐积锿的一生，也代表他给全家人带来的幸福快乐。

我们为其命名为“积锿”，意思是“良铁”，取金属象征强韧、正直、魄力和正义之意。他好奇的天性颇得家人欢心，不久大家又给他取了个“阿欢”的小名，意思是“快乐”。徐家祖母要求我们经常带孙子去看望她，老太太也开始将每日纳鞋的功课改成了缝制婴儿衣裳。

我分娩之后相当虚弱，但还是迅速恢复过来，盼着照料我的儿子。但不久我就发现，不但我在徐家的一切社交行为都要受到约束，就连我想尽个当母亲的职责也被严格管制。阿欢是徐家的血脉——自然有徐家祖母、老爷和老太太负责将他抚养成人。我只能偶尔照料他一下。我抱他的时候，公婆就会来纠正我的行为；我给他洗澡时，也有育婴女佣在一旁看护。晚上又会有奶妈睡在婴儿床边的地上，替他守夜。

我出嫁前妈妈曾跟我说：“永远不要拒绝，只能说是”。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违逆公婆。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得放弃一切来取悦婆家——比如外出，上学，甚至还有我自己的孩子。我很庆幸自己的儿子和儿媳现在住得离

我很近，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在阿欢出生的头七年，我从来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对儿子应尽的职责。

阿欢出生满百天时，有个佣人在他面前摆放了一个盘子，其中装着裁缝的尺子、算盘、徐志摩的毛笔，以及一些硬币。我们都围绕在阿欢身边，看他会先抓哪样物件，以此判断他将来有多大出息。阿欢先是好奇地盯着整个盘子，只是在辨别这些物件。之后来回打量着算盘（商人的工具）和尺子（匠人的工具）。最后，他的双眼终于定格在盘子中央的一个物件，他对它明显表现出了兴趣，终于伸手抓起了徐志摩的毛笔。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很自豪。这意味着我儿子有望成为和徐志摩，还有我哥哥一样的读书人。

老爷乐得把阿欢举到了半空：“又是一个读书人！我们的孙子将来会用钢笔！”他用重要的政府公文中常出现的一句话向老太太宣布：“落笔无悔。”老爷希望取金属铁之名的阿欢，将来可以写政府文书。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18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告终时，我们家又给阿欢庆祝了一番。当时已从德

国回来，负责经营上海一家独立报纸的二哥，打算与梁启超一行人作为非官方代表团去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我只在回娘家时与准备动身出发的二哥匆匆地见了一面。

二哥问我：“你什么时候去和徐志摩团聚？”

我只是惊讶地望着他。徐志摩已经在美国待了半年，我也从来没考虑过跟他团聚的事情，因为我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与公婆做伴。

而二哥似乎明白了我的心事：“你已经尽到了对徐家的义务，现在该去和丈夫团聚了。你甚至还可以在国外读书。”

像现代女人一样去海外读书？像徐志摩和我哥哥一样学外语？这个念头深深吸引了我。而后我又想起了公婆。徐家会准许我去美国吗？他们会支付我的学费吗？我告诉二哥只有徐志摩要求我去，徐家人才会给我放行，他们不想拒绝自己的儿子。

二哥安慰我：“徐志摩会让你去的，他会想让你了解一下西方世界。”

因为我哥是徐志摩的好友，所以我相信他的话，回到硖石开始盼望此事成真。我已经和徐家人同住将近四年，而同徐志摩共处的时候却不过是他休假时的四个月。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哥哥们一样，和徐志摩轻松地搭上火。我想成为助他赢得功名的贤内助。有一次我还幻想我们俩在简单的家中过着二人世界，他读书我做饭。另一次我还想象自己穿着西裙，手里捧书，就像与大姐在师范预科学校的日子一样，和徐志摩并肩走向教室。

现在，每次家人宣读徐志摩寄来的书信时，我都盼着他能提到我。徐志摩在信中总是先问候双亲，然后再问阿欢的情况，最后才会提到我。这是一种非常孝顺的行为——在公婆面前，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有一次徐志摩在信中要求我整天都要陪伴在阿欢左右，并写下他说过或做过的一切。另一次他要求看看阿欢涂鸦的画作和字迹。但他还是没有提到要让我们去美国。

1919年春，中国获知巴黎和会达成的协议条款——协约国秘密达成的协议之一就是将山东省（孔子的出生地）割让给日本。协约国的这一叛举立即引爆了国

人数年来对帝国主义强权的积怨。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政府拒绝这一卖国条约，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抵制日货！”

第二天人们又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罢工，各大城市的学生也都自发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这种爱国精神席卷全国，成千上万工人集会抵制日货。6月5日，上海约2万名工人的罢工活动，令包括日本棉厂在内的许多企业遭受重创。

老爷暂时关闭了在上海的某些店面，每天只待在硃石的家中看报纸。政府最终还是释放了被关押的学生，中国没有接受该和平协议。学生和工人们取得了胜利。

从欧洲回来的二哥对这些游行成果备感振奋。之后他又问我：“徐志摩有让你去找他吗？”

我摇了摇头。

他说：“他这么久都没让你去，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二哥说完这些话后，我突然回忆起一年前我怀孕时，

徐志摩和我说起的一些事情。他说中国正在发生一些主张自由、打破旧传统的变化。他像一只笼中困兽一样在屋内踱步，他说他想挑战这些阻止他按照自身意愿行事的旧习，成为中国离婚的第一人。

我当时对他这番话颇为震惊，但并没有太忧虑或不安。我还是个孩子时，只听说过女方不忠、善妒或不能孝奉夫家时才会被休。当然，我从没犯过这些过错。另外我还听说，离婚是女人的奇耻大辱，娘家人也容不下她，所以她只有三条路可走：卖身、出家或自杀。我不相信徐志摩会把我逼到这步田地。我了解徐志摩的背景和他的家庭。

所以我当时并没太在意徐志摩提出想离婚的这番话。我认为他只不过是想要离开这里去西方，想按西方习惯行事而已。

但听了二哥这话，我耳边又响起了徐志摩的那些话。青年学生的游行活动让我相信徐志摩说得对：一场变革运动正席卷全国。我想这可能就是徐志摩没有让我和他团聚的原因之一，因为他认为我并不想去国外；他并不

认为自己可以带乡下土包子出国。

我从来不敢向公婆提起自己想出国的事。二哥说他可以替我问问老爷。老爷在上海经商时，二哥经常同他喝茶。后来他们再碰面时，二哥就问：“如果徐志摩继续在国外读书，而幼仪一直待在硖石，他俩的思想差距会越来越大。”

老爷回答：“她得在家陪老太太。她还得照顾孩子。”

徐家非常传统，不想让我出国。他们相信我属于这个家。他们笃信女子无才便是德。当然，他们的想法也自有其道理。无知且无欲无求的女孩，远比不断学习求知的女孩更容易管教。但这都是老观念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有点学问，这对他们的孙子更有好处。如果我有学问，就可以传授给孩子，会更胜任母亲的角色。

就在徐家人考虑究竟要不要让我出国时，我央求老爷给我找一名家庭教师。老爷的兄弟还有三个未出阁的女孩也想上学。我就和这三个年轻女孩一起上课。到婆家终于允许我去和徐志摩团聚时，我已经在家上学一年，但他们同意给我放行，却并非打算让我出去读书深造。

我想公婆之所以放我出去，是因为他们也怀疑徐志摩有点不对劲。他放弃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前往欧洲的做法，的确让所有人出乎意料。他的家书也透露出他的不安和压抑感。这让他的父母很是担心。

虽然我得把才满两岁的儿子留给家中的公婆，但我还是很高兴自己终于得偿所愿。不过徐家要求我和另一家人一起出行。男人独身出行并无不妥，但一个女人孤身在外总是不安全的。所幸有家来自西班牙领事馆的中国人——丈夫、妻子和两个孩子正准备前往马赛。所以我们就一起搭乘汽船结伴而行。我并不需要替他们看管小孩，我只是坐在自己的包间里。

晚上我躺在船上时，不断地想着见到徐志摩第一面时应该怎么表现。我还想起了同他在一起时漫长的沉默——他刚开始时是怎么唤我“乡下土包子”，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就很沉重。现在我跟夫家的人住了五年，但还是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我努力告诉自己，我们之间的隔阂并没有那么遥远。登船时我想起了自己那么努力地向老师学习，满心希望徐志摩会发现我现在已经很有文化